

書號：京0453(21—44)

**只不過是愛情**

---

著者：蘇·萬旭·華西萊美斯卡亞

譯者：金 人

出版者：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重印者：華東人民出版社

上海新鄉路一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國 光 印 書 局

上海新大沽路三八三弄三二號

---

根據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一九四九年九月版重印

一九五〇年七月上海重印一版

一九五一年五月上海重印四版

9,001—12,000

## 萬姐·華西萊芙斯卡亞

「虹」的作者萬姐·華西萊芙斯卡亞，已成了近數年來，蘇聯文壇上最紅的女作家。「虹」這部小說已經攝成了電影，不久前在哈爾濱演過。

萬姐·華西萊芙斯卡亞是波蘭人，一九〇五年生於波蘭克拉科夫城的近郊。她幼年的生活過得很不好，因為父母都是富於國家思想的革命者，全部力量都放在革命工作上去了，所以對於兒女就缺乏了照顧，一任她自己生長起來。

她住在工人區裏，整天和一些衣服襤褸的工人子弟們在一塊兒生活，目覩了這種悲慘的生活，在童年的女作家心靈上印上了深刻的烙印，非常影響了她後來的作家生活。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她的父母都捲入了革命的浪潮裏，把她拋給年邁的祖母，搬到鄉下去住。她就開始和農民一同過生活，因為祖母的力量有限，照顧不了許多人，所以使她過着非常艱苦的日子。她和農民的孩子們一同下地工作，一同挖菜，一同玩。這段生活使她

澈底瞭解了波蘭的農民生活，使她後來走上革命的道路，認識了非改革波蘭的農民生活不可。

一九一七年底她又跟着父母到了克拉科夫，並在那兒受中學教育。

一九一八年「獨立的」波蘭共和國成立，她的父母都以爲這一下子得到解放了。可是這位中學生，未來的女作家，看到以畢蘇斯基爲首的新波蘭統治者，並不比舊日的帝國主義統治者更高明。人民根本沒有得到好處，工人農民依然是貧困，被壓迫，被搾取，絲毫沒有翻身。外國帝國主義者依然和本國的地主買辦勾結着來進行對波蘭人民的壓迫。因此使她決定了走革命的道路，要爲波蘭的人民，爲真理與正義而鬥爭。

她一進入大學的時候，很快的就捲入了革命運動。她參加學生運動，參加工人運動，一面讀書，一面出席工人大會，演說，報告，寫文章，成了一個有力量的煽動家。

一九三四年從大學畢業，當了幾年教員，但是由於她的革命活動使她不能在一個學校裏長久安身，或者簡直就被學校革職。後來，弄到連找個職業的機會都得不到，連做工都辦不到。

最後她不得不跑到華沙去，過着極度艱難的日子，但是對革命的態度是更加堅決了。她在華沙領導過繼續了三個月的教員大罷工。同時也開始了文學工作。

一九三四年出版了處女作短篇小說集「日子的面貌」。這是反映了波蘭下層社會生活的。這裏面描寫波蘭城市工人的悲慘生活，他們如何在呻吟、掙扎和苦鬥。這部書一出版就引起了哄

動。也顯現出了作家的不平常的天才，以及對於下層人民的熱烈的同情。

一九三五年出版「祖國」，這是一部描寫僱農的黑暗生活的作品。

一九三八年出版「被束縛的土地」（一名「大地在苦難中」），這書裏面，完全揭穿「獨立的」波蘭政府的假面具，波蘭人民在這個「獨立」政府的統治下，活得更壞了，喪失了所有一切。使波蘭農民破產陷入到絕望的地步。但是這些人民並不就屈服，他們却展開了求生存鬥爭。一九四〇年出版了以描寫波蘭的烏克蘭人所受波蘭統治者的民族和階級壓迫為主題的「池沼上的火焰」。

一九三九年德國對波蘭戰爭開始後，那個「獨立的」波蘭政府竟像紙紮的一樣，在德國的飛機大炮坦克進攻之下，很快就瓦解崩潰，化為灰燼了。

女作家步行了六百公里，走到了蘇聯國境，立刻就受到蘇聯人民的熱烈的盛大歡迎。她這時真感覺到回到了故鄉，回到了老家。德蘇戰爭一開始，她就穿起了軍裝，投進了大戰的烽火中，從事於反法西斯的衛國戰爭了。

她在戰場上目親了蘇聯人民的英勇鬥爭，也目親了德國法西斯匪徒的令人慘不忍親的暴行。「虹」這部小說就是作者在德蘇戰場上親身目親和經歷了的故事。所以一出版就震動了蘇聯文壇。並獲得一九四二年的斯大林文學獎金。

不久以前，在衛國戰爭結束後，又發表了一個以描寫女性心理爲主題的中篇戰爭小說「只不過是愛情」。

這本書描寫一個女護士瑪麗亞在後方醫院工作，對於那些受傷的戰士是非常的愛護。她的丈夫已經到前方打仗去了。有一天她發見一個受傷的紅軍在發瘋，原來是因爲他接到了一封愛人的信，他想自己已經變成了個殘廢人，怎麼還有臉回去見愛人呢？而且他想愛人一定不會再愛一個又癡又瞎的人了，所以苦惱得發了瘋。但是瑪麗亞勸這個紅軍，說他的受傷殘廢是光榮的，只要他能活着，他的愛人一定會照舊愛他，絕不會因爲他殘廢就不愛他。這個意見的確在傷兵心理上生了效力，果然就不鬧了。可是哪知她的丈夫倒真的受了傷，而且變成了殘廢人回來了。這使她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擊。殘廢的丈夫堅決要離婚，准許她自由去和另外的人結合，不願妨礙她的前途。這時，正好有個醫院的醫生在拚命追逐她。

醫生一曉得殘廢丈夫的意見，立刻展開了更進一步對瑪麗亞的進攻。瑪麗亞的理智到底被感情壓住了，就答應了和醫生結婚。不料這時那個在醫院的殘廢紅軍的愛人來了。一看到還活着的丈夫，雖然已經被戰爭弄得那樣醜陋，可是她那種歡喜簡直就說不出。絕沒有因爲丈夫變醜陋就嫌棄他的意思。她是那樣地照顧丈夫，愛護男人，使瑪麗亞深深感動了，慚愧了，覺得自己的行爲簡直違反了良心，立刻又回到自己丈夫那裏，承認錯誤，堅決表示要和丈夫一同生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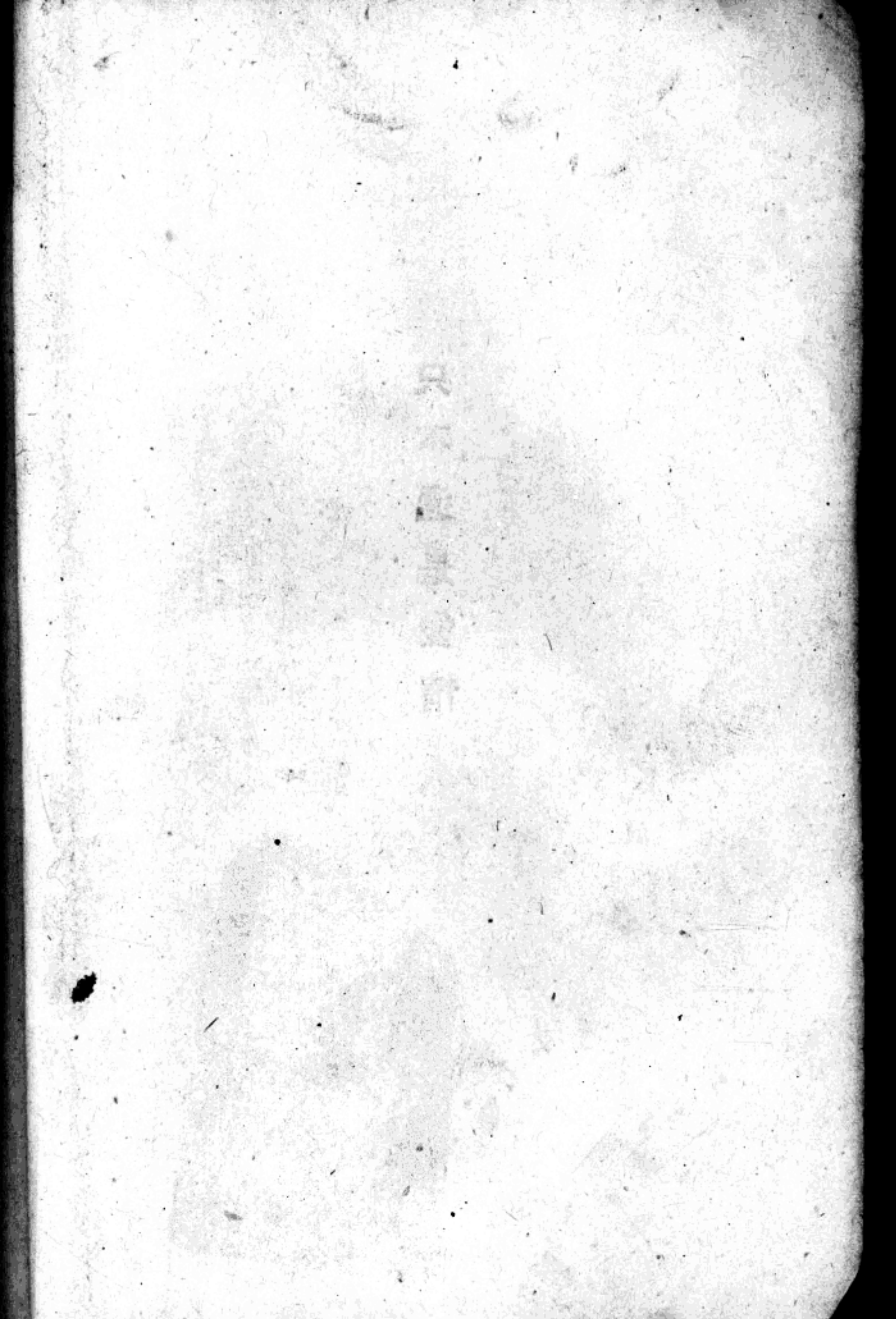
正在興高彩烈，預備結婚的醫生，來到瑪麗亞家裏一看完全不對了，而且瑪麗亞簡直就拒絕和他結婚了。醫生聽到這個消息，如雷轟頭頂、嚇得呆了；他問她這是什麼緣故，她很簡單地回答：「只不過是愛情。」

女作家另外還有兩本童話：「柳樹和人行道」，「擱樓」，還有一本劇本：「巴爾杜什、戈洛瓦次基」。

她現在一直住在蘇聯，正在寫「池沼上的火焰」的第二部。

只不過是愛情





瑪麗亞脫下白色的護士外套。扭開水龍頭——水傾瀉出了細流。二十四小時的值班完結了。窗外還很黑暗，但是樹的輪廓已經在略顯蒼白色的天空上出現了。瑪麗亞用友愛的眼光對新的日子敬禮。她想，如果不是這點雨，步行回家可不錯。那末反正就出去一下，來感覺感覺落在臉上的涼水珠，快活的風，聽聽腳底下水窪怎樣的響吧。從前童年的時候，她很歡喜這樣的天氣。她從屋子裏跑出去，到暴風裏，到雨裏，她的衣服被風一吹起來，雨絲打在她的身上，水珠順着蓬亂的頭髮流，雨點在水窪上奔馳。自然，後來家裏一直是等着鬧饑荒，媽媽爲了皮鞋弄濕啦，衣服弄皺啦，帶子弄得幹什麼都沒有用啦，爲了這些事嘟囔個不住嘴。

可是現在又颶風和下雨了；它們又在呼叫，引誘去發一陣瘋，喊叫着滿院子跑，享受着把面孔浸在雨點的冰涼的打擊中的快感。

瑪麗亞微笑一下。是的，她素有這種性格，正如媽媽所說野蠻的本性。可是現在她的確惜珍

起皮鞋來了，這是僅有的一雙，已經被生活十分糟蹋過的皮鞋。要和平常一樣坐電車走。睡覺，睡覺，睡覺！把那二十四個鐘頭的疲勞都恢復過來！

門開了。

「走吧，瑪麗亞，走吧，他又喊叫啦，他這樣可怕地喊叫。」

瑪麗亞急忙擦乾手，又穿上外套。不能忍耐地把弄亂的帶絛子撕斷了。

「我很抱歉，你大概很累啦，不過……」

「你胡說，拉雅，走吧。」

一條形成深紅色小路的長夾道。敞開的病室門。醫藥品的氣味。用擔架抬過什麼人去，有人慌慌張張地向手術室跑去。

「我對於他是一點辦法也沒有，」拉雅企圖說明一下，沒法子地擺擺手。但是瑪麗亞不聽她的話。她拉開通到一間小房子去的門，又迅速地把它在自己身後關住。兩個衛生員正俯在木炕上，架着受傷的人，搶着向他解釋什麼。受傷的人從他們手裏掙扎出來——一具用繃帶綁着的白色僵屍。

「我不願意，我不願意，你們聽，我不願意呀！我不要你們，我誰也不要！滾出去，畜牲們！」

瑪麗亞輕輕地走過去，把手放在他的用繃帶綁着的腦袋上。黑暗的眼睛從很厚的白色眼屎層中向她憂鬱地瞥了一下。

「什麼？」受傷的人嘟囔了一聲，但是她看見他已經認出是她了，而且立刻安靜下去，不再撕掙了。

「你是幹什麼呀！你真是不知道害羞？怎麼能這樣啊？」

她向衛生員們點點頭，叫那些人出去。他們明白，靜悄悄地出門外消逝了。

「我已經說過一百次……說過啦。對嗎？」

噪音提高了，響了，噪音裏面傳出了威脅的，準備要變成歇斯底里的呼叫的調子。

「你這是怎麼會說出這樣聰明的話來？」

「我不願意！我不願意要你們的綁紮，不願意要你們的注射，不願意要你們的手術，醫生，

醫院！我不願意！你們有什麼權利，誰允許你們的？我不願意！」

她坐到木炕旁的椅子上，手也沒有離開包着他的腦袋的繃帶。

「你要幹什麼，粗鹵小夥子？」

「我什麼都不願意，什麼都不，您聽見嗎？我願意死，我對這是有權的。爲什麼您使我受苦啊？」

「這很簡單——死——」她輕輕地說。「自然活下去是要困難點。但是你應當活，你是可以活下去的。」

「我可不願意這樣，看護婦，為什麼您坐在這兒，浪費時間，是對我派的看守嗎？這是監獄嗎，怎麼？我問您——是監獄嗎？」

她小心翼翼地，溫柔地用手撫摸他的白色繃帶，柔和地對他含笑。像燃燒着的一隻獨眼從繃帶下面向她注視。

「昨天你撕掉繃帶。你想傾害自己。你毫不關心我們爲了你而苦痛，我們要幫助你。你是一個粗鹵人，任性的孩子，所以要看守你。」

「噢嚇，這是多末……」

他安靜下去了，沉默了一刻。瑪麗亞等着。

「可是您能老實告訴我，只要說老實話，純粹的老實話嗎？」他忽然問。

「我竭力說。」

他想了一下，集中一下思想，企圖組成一個問題。

「看護婦，您不會對我說老實話。不過這個您要想。如果您也遇到這樣……您躺在醫院裏，變成瞎子……」

「你不是瞎子，」她嚴厲地說。

「嗚，用一隻眼睛，反正是一樣……就是沒有眼睛，沒有手，沒有腳。您那時候想活嗎，啊？想活嗎？」

他惡狠狠地，粗鹵地笑了，黑暗的眼睛，燃燒着發熱病式的火光。

「只要是老實話，一句老實話。如果您還能不騙人的話。」

「我對你說老實話，」瑪麗亞鎮靜地回答。「好好躺下去。讓我來把枕頭放放正，就這樣吧。現在聽着……」

她握住他的滾燙的手。他安靜地躺着，等候着。

「你看見嗎，我不能告訴你，工作對於我是怎樣一種情況。我也會感覺到想要幹一件事。也許，我就是想死。」

「您看這個！」

「等一等。」

可怕的疲勞忽然消逝了。她感到自己充滿了力量，彷彿值班工作才剛開始。一道溫暖的想念到戈里高禮的思想的波浪，通過了全身。

「你看見嗎，我有丈夫。丈夫在前線上。也許現在他和你一樣受了傷。我老老實實對你講：

如果他不能完整着回家裏來的話，——就讓他沒有手，沒有腳回來吧，只要能回來。我的手會成爲他的手，他能用我的眼睛來看世界，只要他能，只要他能和我……」

不對，她這不是和一個受傷的人講話。她是在懇求命運，歷史，慘酷的世界，使戈里高禮能回來。啊嚇，再聽一次他的說話聲音，看看他的笑容，握他的手，爲他服務，能在他的身旁……他又感覺到一道很高的，沖激着心臟的幸福波浪，感覺到深刻的信心，包圍住了靈魂的碧綠色的安靜。又想到這就是偉大的幸福，永久是自己的人，他並沒有失落在戰爭的遙遠的途程上，他回來了，現在他們又在一道了。這有什麼意義呢……不對，不對，她是向他解釋，是爲了使他相信，而且在幫助他，就像他曾經幫助過她幾百次……

「這是實話嗎？」受傷的人嚴厲地問，昏暗的眼睛把眼光盯在她的被照亮的面孔上。

「是的。這是實話，」她就像在宣誓一樣，很莊嚴地肯定說。「這是純粹的實話。」

現在他向天棚看去了。

「看護婦，您知道嗎，就是因爲我有一個姑娘……」

是的，自然。現在她明白應當說什麼話了。她答覆了那個使他比什麼都苦痛的問題。

受傷的人舉起手來，孤立無援地在她的臉前搖幌了一下。

「你要幹什麼？」

「枕頭底下……這兒，枕頭底下……」

她伸過手去，紙發出了沙沙的聲音。一個用學生練習簿子的紙糊成的信封，上面用紫色的字寫出了住址。

「把信掏出來，看護婦。」

一張小小的油污的紙片。

「請念一念，看護婦。大聲念出來。」

她把信紙在膝蓋頭上攤平，紙上用化學鉛筆寫出的字跡：

「我的親愛的華霞！媽媽，福洛霞妹妹，姑母和所有的鄰居，還有我，都從心裏向你敬禮。

我很高興，因為已經知道你在什麼地方，知道你的住址了。爲什麼你沒有寫出來你什麼地方受傷呢？無論如何，我是非常想給你寫信的。我無論如何要去接你，你就寫信告訴我，你什麼地方受傷了吧！即便你成了個殘廢人，你也不要這樣想；因爲反正是一樣，我永遠和從前的我一個樣。

我這樣給你寫信，不使你腦袋裏發生任何不良印象，只要你寫信來。我們家裏一切都照舊，你的父親母親也都健康，就是大家都盼望你。你就寫信來告訴一下，你是還要到前方去呢？還是已經回家？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去接你，因爲你的父親母親很難去，可是我能去。再向你敬禮一次，盼望來信，再見。你的奧麗亞。」



光。

瑪麗亞竭力把那張皺紙片折疊起來。受傷人的大睜着，向天棚注視着的眼裏出現了潮潤的閃

「這個你看吧，」瑪麗亞說。「我也說過……」

「您也以爲是這樣嗎，看護婦？……」

「你是個怪人，對啦！不過這是奧麗亞寫給你的……」

「是的，自然。……不過我這是想……也許，當我回到家以後，會是這樣的……」

「不對，不對，這是很清楚的。怎麼的，你沒有看過信嗎，怎麼？」

「怎麼沒有看過？看過啦……昨天也看啦，今天也看啦……可是總歸……」

「噯呀，傻子呀，那末你的姑娘還有什麼價值可說呢？你一到家，你們就一塊兒工作……」

「這還能做什麼工作……」他苦痛地笑了笑。

「給你裝上假腳，你就能工作啦。妻幫助你，孩子們也會——幫忙。」

「孩子們……」

「噯，自然。不過現在只要安安穩穩地躺着，使一切傷口都很快長好。好趕快回家去看奧麗

亞。你能安安穩穩地躺着嗎？」

「如果能這樣——我就能……」